

求职难,究竟难在哪里

频繁跳槽仍难如意、初次求职遭遇“落差”、难以找到职业上升通道……都是人才供给侧的“难”题

编者按
正月十五一过,许多人走出家门,踏上求职之路。
一方是拿着简历的求职者,一方是虚位以待的招工企业,一个“难”字成了近年双方共同的困惑。“招工难”“找工难”并存,表明人才供给侧与企业需求侧在衔接中出现了问题。
个人求职与企业招工分别“难”在哪里?如何让供需双方更好衔接?今起本报推出“当‘招工难’遇上‘找工难’”系列报道,对相关问题进行探究。敬请关注。



绘制 雅琦

有的人频繁跳槽,十分无奈;有的人初出茅庐,深感迷茫;有的人难觅上升空间,颇为尴尬……“难”让这些求职者感同身受。他们的找工作之路究竟“难”在哪里?从他们的求职历程中,或许不难找出答案。

1 缺乏职业规划,频繁跳槽后工作难觅

白黎明,90后小伙,洛阳人。小白朋友多、人脉广,这与他丰富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——虽然年纪不大,但已从事过六七份工作。如今,他有个烦恼:由于当初缺乏职业规划,如今找份合适的工作越来越难。

2010年,学习装潢专业的小白,从郑州某职业技术学校毕业。起初,他应聘到郑州一家装修公司当业务员,仅过了1个月就跳槽了。随后,他来到另一家品牌手机展柜工作,不久又决定回家乡工作。“那些工作流动性很大,不理想。”他说。

2011年年初,小白应聘到我市一家知名电影院线,从普通的服务员到值班经理、企划宣传,凭借自己的勤奋,他一路升职。

一年半之后,小白又离职了。随后,他干过餐厅、做过电商、当过物业,如今他又想干装潢了。

小白说,尽管这些年收入一直上升,但由于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,导致一直没有找到一份自己喜欢、能长久从事的工作。装潢专业类的工作需要从基层做起,一步步积累经验,但自己已工作多年,重新从基层做起从心理上难以接受,另外在年龄上与刚毕业的年轻人相比,也没优势。

在求职大军中,像小白这样频繁跳槽的求职者不在少数。由于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,他们虽然有很多经验,但找“自己中意的工作”越来越难。



当“招工难”遇上“找工难”

2 现实与心理预期落差大致使“找工难”

转了一场又一场招聘会,到现在还没有接到一家企业的“橄榄枝”……近日,在我市一场大型新春人才招聘会上,记者遇到了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小高和小段。她俩都是本地人,在我市一所高校就读,学的是园艺专业。由于刚开始找工作,两人在招聘会现场显得有些胆怯。

“最好能找到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,但我们专业比较冷门,不太好找。”小高说。

在求职过程中,小高和小段感到了找工作不易——要么够不上招聘方的门槛,要么达不到自己的

预期。例如,有些她们心仪的岗位,或是要求研究生以上学历,或是要求毕业于“211”“985”院校,或是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;她们符合条件的工作岗位,多是基层服务人员、销售人员等,与自己的心理预期落差太大。

尽管“先就业后择业”的理念正逐步深入,但是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普遍因落差太大,导致工作难找。正如一名毕业生所言:“并不是我们好高骛远,只是来自同学间的对比、亲友的眼光、买房等现实压力,使得我们总想把目标定得高一些。”

3 缺乏上升空间,部分在职者寻觅新岗位

在求职大军中,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已有一份外人看来不错的工作:公司有名气、工作环境好、薪资待遇高……但因为缺乏上升空间,他们仍继续求职。

毛兴林毕业于某知名高校,在我市一家知名企业从事广告宣传工作,工作是平面设计,与自己的专业契合,薪资待遇在我市处于中等水平。但他也在为求职而烦恼,原因是寻觅上升空间却遭遇尴尬。

毛兴林的老家在新安县,如今想在市区买房安家,还不到30岁的他想趁年轻多拼拼,却在职场有种“使劲儿蹦却蹦不起来”的感觉。“我所在的公司在国内比较有名,总部在上海,在这样一个成熟的企业工作,很多职位都是‘一个萝卜一个坑’,很难有上升空间。”毛

兴林说,他更倾向于刚起步且有明确职业上升通道的公司,无论公司规模大小,这样可以跟随公司一起成长,自己的职业上升空间也会更大。

不过,毛兴林也有不小的担忧,因为要进入新的环境,究竟是“人往高处走”还是“水向低处流”仍是未知数。所以在寻觅新岗位的路上,他走得并不顺利。

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,目前一些80后、90后群体,宁愿放弃国企、事业单位等较为稳定的工作,跳槽到一些刚起步的企业;或是选择和朋友合伙创业,背后的动机,大多是对上升空间以及自我价值的寻觅。

本报记者 赵佳



学学韩国白菜的“金融经”

万晓阳

我市全面启动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,着力提升金融服务“三农”的能力和水平,今后五年更多金融资源将投向农村地区。(详见本报24日03版相关报道)

加大金融对“三农”的支持力度,说白了就是要让更多资金流向农户和涉农企业。农村金融改革是一个长期持久的大课题,可以说,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没有停止过。

今天的农村金融改革,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,切实“深耕细作”,这和扶贫要求“精准”是一样的,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每一个点、每一个面。这一点,韩国大白菜的“金融经”能带给我们不少思考。

《人民日报》曾报道,韩国农民每年种什么作物,银行都会进行专业化的风险评估,在此基础上,农民能获得银行的专项贷款并做出种植决策,包括明确的时间以及作物品种等,进而播种、施肥和收割。这样一来,农民的收成就会有一定保障。

以大白菜为例,种白菜的韩国农民不会过多操心卖白菜的事情。银行会同贮存和物流运输的专业公司对接,为农民的白菜提供相应配套服务。在这个过程中,农民很少与这些专业公司和人员打交道。通过长期互动磨合,银行已与不少从事零售和批发的销售商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。这些销售商通过长期合作,积累了信誉和市场,建立了优良的销售渠道。鉴于此,农民的白菜可以顺利卖出。之后,农民再根据销售和获利情况,向银行还贷和分红。

在这个过程中,韩国农民充分利用金融产品来调配资源,获得了可观收益,而银行则在“替农民卖白菜”的整个过程中,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和专业技术,很好地整合了社会资源。在帮助农民的同时,银行与客户走得也更近了,也更加了解客户的需要和可靠度。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下,银行的资金也能带来可观的收益,更能做到风险可控。

这样一个精准服务的过程与效果,同样也是我们所期望的。以我市此次出台的《洛阳市推进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方案》为例,其中明确了下一个五年目标:通过在试验区实施农村金融改革,率先建立“统一开放、主体多元、竞争有序、风险可控”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。看似宏伟的目标,如果也能从一棵白菜的“金融经”入手,或者从一个萝卜、一个土豆等精准的点或者面入手,从中去探索建立现代农业金融风险分担机制,这样实现目标岂不是更容易些,未来运行的效果岂不更长久些?



云梦村:云梦山下故事多

常言道: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位于汝阳县城东南的云梦村,背靠云梦山,面临马兰河,这山与岷山相通,这河与汝河相贯,这里称得上是一个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的地方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,云梦村几经更名,比如鬼谷村、王仙村等,这些村名都与鬼谷子有关。如今,云梦村的名字来源于云梦山。

在过去10多年间,云梦村依托云梦山、马兰河,发展奇石文化和奇石经济。如今,奇石在云梦村及其周边早已声名鹊起。

比如桑成伟这个人,在村里搞奇石经济已有10多年,从当年背着干粮上山寻奇石,到现在经营饭店、宾馆、盆景等多个产业。

云梦村还是汝阳县首个拥有少年宫的村子,村小学的两三百名学生中有不少在少年宫参加过手工、音乐、舞蹈等课外活动,在学习文化知识之余,德、音、体等方面也得到了锻炼。

最让云梦村人津津乐道的,还是鬼谷子的故事。据记载,云梦村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、纵横家、道家鬼谷子王栩的出生地和教授徒之处。晚年的王栩在云梦山水帘洞开塾授徒,门徒最多时有500多人,如孙臆、庞涓、苏秦、张仪、尉缭子、毛遂等。

“俺村不少人打小就是听着鬼谷子的故事长大的。”该村党支部书记刘新立说,“泣下沾襟”“剑峪试剑”等故事,村里人都耳熟能详。

如今,每年农历二月十五的传统庙会,是云梦村的一件大事,因为相传这天是鬼谷子的生日。20世纪90年代初,这个传统庙会又更名为“鬼谷文化节”,吸引着更多的人前来。

本报记者 马毓葵 通讯员 康红军 乔俊晓

王学六:“北邙曲苑”追梦人



王学六(左一)与团员们在交流

22日(正月十五)下午,在老城区邙山办事处中沟社区休闲文化广场上,锣鼓声声、唱腔悠扬。戏台上,身着戏服的演员们争奇斗艳投入;广场上,大爷大妈们晒着温暖的太阳,听得入迷。

台下,有位老人一会儿催演员上场,一会儿到舞台后方提醒演员换服装,一会儿又跑去调节音响。这位老人叫王学六,“北邙曲苑”负责人,今年已78岁。

“北邙曲苑”是一个由邙山办事处群众自发组织的曲剧团。20世纪初,中沟村的曲剧曾盛极一时,后来因种种原因走向衰败。1999年,退休后的王学六带领村里的戏曲爱好者重组了剧团。

起初,王学六这些老戏迷们主要是自娱自乐,但后来随着参加的人越来越多,他干脆把“服务小家”变为“服务大家”。他和剧团成员凑钱买来戏服、乐器、道具,一有机会就到处义务演出,以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。

2002年,剧团正式命名为“北邙曲苑”。为了让演出更专业,王学六带领成员们对唱词、纠正动作、研究唱本……每年几乎1/3的时间都在排练。

演出完全是公益性质,经费都是团员们一起拼凑,王学六已记不清自己贴补了多少。每次演出前,他都骑着一辆旧三轮摩托车,拉着音响、道具等装备,风里来雨里去。演员们一上场,他就在后台整理道具、看护服装,跑前跑后事无巨细。

在大家眼里,王学六就像自家大哥一样。“进团这十来年,每次排练都在王团长家,冬天去,他提前把空调打开;夏天去,他提前把开水烧好;有时排练久了,就在他家吃饭。早晚一有演出,他一叫我们立马就到。”78岁

的郭玉环说。

“团里女演员多,不管啥累活重活,都是王团长冲在前……”52岁的郭会芬说。

“北邙曲苑”不仅为周边群众演出,对于办事处、区里组织的活动更是积极配合。2002年,为了宣传计划生育,他们自编自演了剧目《计划生育就是好》;2005年,剧团创作了《选出村民好干部》,以宣传村委换届选举。截至目前,“北邙曲苑”累计到附近村镇、敬老院和庙会等地义务演出500多场次,深受群众喜爱。

如今,剧团演员的平均年龄为60岁,最小的也52岁,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。在采访结束时,王学六说:“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,能够找到合适的接班人,继续带着大家把曲剧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。”

本报记者 王晓丹 通讯员 乔永峰 石智卫 文/图



投资还需谨慎

莫要贪图高息

■ 融资性担保公司、小额贷款公司举报电话: 63209161 ■ 投资类企业举报电话: 12315